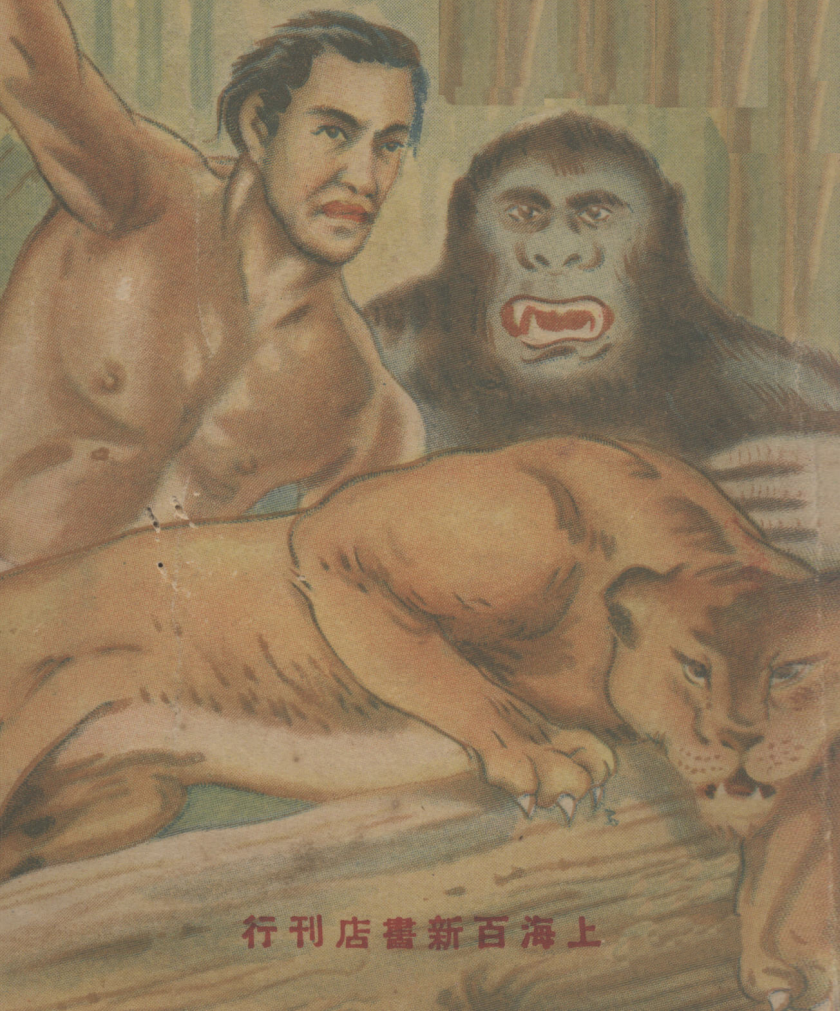


七之輯二第書叢山泰猿人

猩猩王國



行刊店書新百海上

人猿泰山叢書第二輯之七

猩猩王國

章鐸聲譯



上海百新書店出版

人猿泰山叢書

第二輯：

- 1 叢林之王
- 2 義猴教主
- 3 地窟探險
- 4 草莽英雄
- 5 叢林凱旋
- 6 黃金城
- 7 猩猩王國
- 8 豹人記

每集一冊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原作者

E. R. BURROUGHS
勃羅夫斯

譯述人

章鐸聲

校訂人

姚魯丁

發行者

百新書店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徐稚鶴

發行所

百新書店股份有限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
分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
香港支店 皇后大道中

香港電報掛號 0九二六號

華南特約

國光新記書局

廣州漢民北路七十六號

分售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三月第一版

目次： 猩猩王國

- | | | | | | | | | | | | | | | | |
|--------|---------|--------|-------|-------|--------|--------|-------|--------|-------|-------|------|--------|--------|-------|-------|
| 一六、 | 一五、 | 一四、 | 一三、 | 一二、 | 一一、 | 一〇、 | 九、 | 八、 | 七、 | 六、 | 五、 | 四、 | 三、 | 二、 | 一、 |
| 把她獻給上帝 | 阿剌伯俘虜 | 新的恐怖 | 死裏逃生 | 靈魂的出現 | 美豔令鋼鑽 | 泰山夜探蠻族 | 野蠻的殘殺 | 她們那裏去 | 吃人民族 | 史勞基失蹤 | 良心發現 | 一個離奇的死 | 愛的衝突 | 黑人的憎恨 | 非洲行進曲 |
| 三一、 | 三一、 | 三〇、 | 二九、 | 二八、 | 二七、 | 二六、 | 二五、 | 二四、 | 二三、 | 二二、 | 二一、 | 二〇、 | 一九、 | 一八、 | 一七、 |
| 泰山在好萊塢 | 再會吧・非洲！ | 野姑娘的情妒 | 金髮怪女郎 | 死裏逃生 | 泰山拯救上帝 | 窠巢燃燒了 | 明天就得死 | 猩猩是英國人 | 上帝就是我 | 人獸的搏戰 | 魚目混珠 | 馬的孫被捕 | 爲女人而戰鬥 | 陷在絕望中 | 猩猩王國 |

非洲行進曲

電影製片廠的副總理，米爾登先生正在工作室裏會議。有六七個人懶洋洋地同坐在沙發椅上。他是一個有想像力的，戲劇性的，動力的人。他堅持着獨立和地位在他自己的表演上。他總是踱着步，很少佔領他的椅子，他口若懸河般的談吐。

『這是一種射擊的界限，』他確告他的靜聽者們，『沒有綜合的叢林，沒有試探的欺詐的成就，在美國的每幅圖畫裏沒有牙齒的老獅子能夠確定牠們的第一個名字。沒有……這是確實的事情。』

一個女書記走進房內關上門，報告道：『歐美痕先生來了。』

『好請他進來。』米爾登先生摩擦着他的手掌，轉身又對其他的人說：『歐美，痕的思想比較是有靈感的一個。他恰好是造成這幅圖畫的人。』

門開了。書記陪着一個矮胖的，棕色人進房來。米爾登迎前去和他握手。

『我看見你很高興，歐美痕！』他說。『自從你從羅婆洲回來之後，還沒有見過面。你來到這裏的確是大材。但我有幾件更大的事情煩勞你。你可知道那最超等的叢林圖怎樣造成的？』

『我祇是聽見過。現在我想人人都能造成叢林圖吧。』

「好，這裏有叢林圖。我們要做一件真實的事。在那最優圖中的射擊地點僅僅限於好萊塢的

二十五里之間，除了非洲的一些著名射擊和試探的造就之外。」

『我們到那兒去射擊？』歐美痕問；『離好萊塢的二十五里之外嗎？』

『不，先生！我們一隊人要到非洲的中央去，這林子叫什麼？』

『易塔利樹林。』

『對啦，到易塔利樹林去。歐美痕！你有真實的材幹，不論自然，叢林，野獸和試探。你射擊老虎的時候，能保存牠的聲音的試探。』

『在非洲不一定有老虎。』歐美痕說明着。

『誰說沒有？』

「我說，」歐美痕笑着說。

『爲什麼，歐美痕？』米爾登轉身對着他問。

「喂，總理，你說你要獵到一頭老虎。」

「啊，這是多麼地不同呢？我們要打到一頭鱷。」

「你要我指出這幅畫嗎？」歐美痕問。

「是，這是你著名的。」

「不見得，我狩獵，但我可沒有到過非洲。到非洲的心臟部份去能辦得到嗎？」

「我們恰好在會議這件事，」米爾登答。「我們正要問馬吉羅。我想你也沒有到過。歐美痕先生，馬吉羅是一個著名的大狩獵者，很熟悉非洲。他有專門的知識。」

「馬吉羅！我們能帶着運輸車到易塔利的樹林中去嗎？」歐美痕問。



『能載多少重量？我認爲你是能夠橫過非洲的。不過重量要超過一噸半以上。』

『我們的運輸車能載七噸重嗎？』他轉向旁邊的葛拉斯。

『這怕不能夠。』馬吉羅說。

『那末蒸汽車怎樣？』葛拉斯問。『這能載九噸重。』

馬吉羅搔搔頭皮，有些躊躇。

『你能夠嗎，歐美痕？』米爾登問，等着一個回答。

『自然能夠辦得到的。』

『好！』米爾登道：『現在讓我來告訴你這一個故事，那裏有一個射擊的能手，此人是耶以生，在叢林中扶養他長大的。是一頭母獅。他的友伴全是獅子——沒有其他的任何友人。獅子是萬獸之王；當他在兒童時代時就做了獅子王，所以他是一個真實的獸王。你想這不是罕世少有嗎？』

『真的嗎？』歐美痕驚奇地。

『當然，還有那個姑娘哩。她不顧忌什麼，她完全是一種叢林遊戲。同着這獅人一塊兒來的。在從前，他從未見過一個女人。你想可能嗎，歐美痕？』米爾登在房內踱着，他等姑娘在一間房裏的浴池中。

『耶以始終是一個原始的男子。』歐美痕說。『你怎能和獅人的獅子友伴共同遊戲呢？我希望他是有肝腸的。』

『很相稱。他具有所有女性的一副外形。』

『他是誰？』

車。我們要有科學和機械學的人來管理車子。但是，我們的每個人都得有能力的。你就別選吧。」

「我們幾時動身？」

二十天之內。

『這是多偉大的生活啊。』歐美痕感奮着。『六個月在婆羅洲，十天在好萊塢，還有六個月，將要在非洲過了。』

黑人的憎恨

薛菲姆和他的黑人同騎在小馬上，看着這個瘋狂的寧山勒，咒詛着，當他們驅策着二百黑人，拖了蒸汽車在泥路上前進的時候。

吉皮痕——他靠近在泥車的黑人後面，他和一個姑娘在會話着。

『你覺得怎樣，馬的孫？』他問。

『討厭的。』

「再會生狂熱病嗎？」

『不一定，但是我們要離開吉痕琴。我希望回好萊塢去；我不能再看見好萊塢了。我祇有死在這裏。』

「你正是無望的。你說得對。」

『昨夜她做了一個夢，』另一個姑娘說。『馬的孫相信，在夢中……』

『胡說，』馬的孫小姐忙喝止着。

『你得看住這個瘋癲者雷海登！吉皮痕說：』

雷海登點了點頭。『我當然。』

『你能達到叢林了。』馬的孫說：『雷海登的科學，是純潔的科學。沒有一個知道我們受盡了痛苦，我們應該忍受我們的任何苦痛。』

「這是什麼意思？」雷海登問。「你須要得到信任。」

「信任！」馬的孫反問道：「爲什麼？你是一個甜蜜的姑娘。雷海登！我是馬的孫。我的公有的希望祇是顯赫的行動。他們是沮喪的，他們呵責我。」

雷海登自然地笑了笑。『我並不完全要毀滅你的名譽，馬的孫！』

「啊，這不是你的過失，」另一個解釋着。「我沒有責備你。因為你不是一個會長，而且他生就不是一個白人。」

『怎樣是一個腳踏實地的酋長呢？』雷海登說。

「是啊！怎樣才是會長？」吉皮痕也問。

「當我幼年時，我看見范來儂在襁褓中；啊，兄弟們，都是酋長！」

「這傢伙不像范來懷，」吉皮痕承認。

「很像，我正在追憶着這些年的往事。」

「我說畢惠脫倒很像。」吉皮痕說。

姑娘哼出了鼻息說：『畢惠脫是一個攝影的好手，但他不是會長。他的理想恰好像他的攝影。』

「他是一個自大的人啊。」吉皮痕堅持着。

亞德衛？

『不消一年工夫，假如我能和這瘋狂的老東西在一起的話。他休息時，我豈不是可以從他那裏學習英語嗎？』

『好！』薛菲姆歎息着：『這是大財富的嘗試；或者他們沒有帶這許多東西來。』用他的邪眼睛瞟着等在泥路上的幾輛載重車。

『我去偷她的紙張嗎？』亞德衛靜了一會兒。

『讓我們等着時間，』薛菲姆答。『並不迫切，因為他們始終留我們在這裏呢。這老東西是笨伯。他們的思想都是愚蠢的，這正像他們拿着英文的圖畫一樣，但是，我們比他們伶俐。我們曉得這幅圖是嚮導他們路綫的一種東西。』

歐美痕染了一身烏黑的泥土，站在一輛運輸車的附近。在他的一隻手裏執着一根鞭撻，帶着一支來福槍。在他的下面站着一個搬運者。

歐美痕像是個苛求的雇主。他用鞭撻黑人的態度請求他寬恕，但是，這離他的發怒還很遠。

他打算三個月離去好萊塢，然而二個月幾乎是超脫了他的預算。另外一個月到達了馬吉羅圖畫上的預定地點。他的指導的女子患了狂熱病影響了旅程。所以一切事都錯誤了，每件事都使他覺得棘手。現在這些可惡的黑奴也正如他所想到的，他們都要丟了短工。

『你們這些無賴！』他咆哮着，執着鞭子，撩過了一個黑人的肩頭。

十個年青人穿着茶色襯衫，走到車子跟前，去，那兒的吉皮痕恰好和二個姑娘在談話。他暫息在樹蔭底下，搖着他的草帽，額角前淌着汗珠子，然後他又走去，參加了他們。



「歐美痕的堅持。假如他放下鞭子，不喝酒，我們早已沒有悲痛了。」畢惠脫宣誓地。

「這是難的。」雷海登說。「人都是沒有辦法的。」

「我看見郭惠第憎恨地看了他好久。」畢惠脫繼續說。「這似乎是預告危險。」

「嘎。」吉皮痕說。「你曉得這些黑奴是邪惡的。」

「這些奴隸很難馴服，黑人知道吉皮痕的。歐美痕也許有不利。你別以為人都是獸子。他不是。一個天生的頭目，他在他自己的地界裏是個大酋長；我們的這許多黑人幾乎都是屬於他的部落。假如他說叛變，他們就叛變了；你別忘記這個。我們要當心，假如這些人反對我們的時候。」

「那末，我們該如何呢？歐美痕沒有問起我們，我也沒有注意到。」

「你能做些事情的，馬的孫。」畢惠脫說。

「我為什麼？」

「歐美痕喜歡你。」

「啊！這是他自己的葬禮了。」

「也許也就是你的葬禮。」畢惠脫說。

「呸！姑娘說。」我還離開這裏呢。史勞基在那裏？我怎麼一天沒有見到他？」

「獅人睡在他的車子上。」吉皮痕建議。「你有聽見老柯登梅叫他嗎？」

「爲什麼叫他？」馬的孫問。

「他簡直有睡病。」

「你們都痛恨他嗎？」馬的孫咆哮着，「他停止進行了，然而史勞基先生却是一個真實的藝術家。」

最後，這一排長長的列車前進了。領頭的一輛車子是武裝的守衛和嚮導；其他的都在後面。幾車的黑人擠在最後面。副指導彼亞得，他管理着這些人。

彼亞得帶着短鞭子。他沒有抽打，他老是吆喝着，可是在事實上，他們並不懂他的言語。他們都靜着。最後在他們自己中間有了聲音。但是，他們沒有唱，也沒有笑。

『這是好現象，』馬吉羅走到彼亞得旁邊說，『歐美痕先生不能像你樣的收服他們。』

彼亞得聳聳肩，『這是什麼意思？』

彼亞得聳聳肩。『這是什麼意思？』

「他不肯聽我的話，」馬吉羅說。「他以爲這裏像好萊塢一樣。」

『我祇以爲他是一個大人物。以前我從來沒有見過他這個樣子。』彼亞得搖着頭。但是，這位助手是忠實他的領袖的。

『無論如何，他的計算是錯誤的。』

『或者你——』彼亞得的話還未說出，突然起了一聲槍嘯，子彈從列隊的前面飛來。『什麼？』馬吉羅情急了。他離開彼亞得，即刻向着鎗彈飛來的南方奔去。

毒箭來了

人的耳朵是遲鈍的。他們沒有注意着射擊的聲響。但是，獵獸不像人的耳朵；牠們在很遠的地方就聽見，牠們都離開了這聲音的遠方。



二頭生物躺在一株樹蔭底下。一頭很大的黑鬃金獅；還有一個是人。他仰天的睡着，獅子躺在旁邊，牠的一隻大爪按着牠的胸口。

一下低低的咆哮從他的口腔中迸出來。他閉着眼睛又睡了，可是這次他睡覺時，有着更密集地鎗聲起在他的四周。

獅子瞥着牠的黃線眼睛，吼叫着；然後低下牠的頭也睡去了。

近在他們的左右有頭斑馬躺着，牠是被殺了的。胡狼和土狼都在咀嚼着；所以很靜地沒有動作，鎗聲祇是引起了牠們的一些凝視……

馬吉羅，他奔到列隊的前面，他發現黑人和白人都預備着來福鎗對準着黑暗的樹林中。二個黑兵躺在地上，他們的身上插有箭。馬的孫立在她的車上觀看。雷海登站在車頂上，提着一支手鎗。馬吉羅跑到歐美痕那裏，後者握着鎗正對着樹林中瞄着方向。『什麼事，歐美痕先生？』他問。

『狙擊』歐美痕答。『有怪箭射擊我們。我們正在搜尋來源。』

『怕是鬼怪出現吧。』馬吉羅說。

歐美痕點點頭。『我也如此想。他們以為幾支冷箭能夠嚇退我，但管理還是我的責任。』

『這是一種預告，歐美痕。他們不讓我們在他們的地界裏。』

『我們去。他們不能沮喪我們的堅決。』

『別忘記歐美痕先生，你操有人的命運，她們的生命你是負有全責的，二個白女人，你曾預告她們不到鬼怪的地界來的。』

『我有我的全權責任是我的，不是你的。』歐美痕堅持着說話，他的固性不受他人反感，這是

他的錯誤，但是，也不能說全是惡劣的。

『我覺得我也有我的責任呢。』馬吉羅答。『你要知道，我對你是有着勸告權的。』

『我需要時，你再勸告我吧。』

『現在你就需要。你不能確定這些人沒有動作的。』

『事實上我們早已預備了，而且還了一排鎗，告訴他們這是攻擊我們的回禮，』歐美痕威嚇地。『你能判定他們再來攻擊我們嗎？』

『我希望我能判定。但他們多神祕呢——也許能夠瞥見他們二三個，但或者，一個也見不到。』
『假如你怕，你就回去吧，』歐美痕咆哮着。『我給你一支手槍和一個護兵。』

馬吉羅笑笑。『無論如何，我要留着的。』然後回到雷海登那裏，他瞥見她擺着一支手槍。

『雷海登小姐！你回上車去吧。那裏，你才不會受到箭的侵害。』

『你完全相信他們會來攻擊我們嗎？』

『在這條路上他們總得進攻的。我不希望你也怕。但我希望總得留意些。』

現在，她凝視着二個受怪箭死的屍身。『我真不懂，這箭怎能致人於死地。』她稍稍地聳了聳

肩。

『這是毒箭，』馬古羅說明着。

『毒，』這是她恐怖她表示。

『所以馬的孫小姐是暈昏了，』馬吉羅看着車子上。

雷海登轉身對着那個無知覺的姑娘前去。他們共同地抱她坐着，雷海登實際地急救着；當他

